序 言

无疑，人们从事变革历史的工作要比写成历史著作更为重要，正如做气象研究工作要比仅仅谈论天气更重要一样。在一个自由的议会民主政治之下，每个公民都应该感到，当他选举议员去从事议论并为此特权而向他课税的时候，他就是亲自在创造历史了。但是，有些人现在开始怀疑，感到仅仅做到这个样子也许还不够，如果不力求在很短时间内做到比这更多一点的话，全部历史连同这个原子时代也许有一天就会突然结束。

有很多关于印度光荣历史的谈论，不顾事实和常识，甚至比印度的选举还要自由。讨论的内容环绕着一些搞不清楚的年代、日期和那些理所当然地搞不清楚的帝王贤哲的生平列传。鄙意认为，如果采取另一种方法，去描绘一下印度历史各个时期的主流，也许能有更多收获，尽管我们还很缺少这方面的原始史料，而这种原始史料在其它国家则被认为是历史学家进行工作所必不可缺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为此而作些尝试，写了此书。这里极少有在学术方面想卖弄一下的意思。

在这里,我特别要向约翰·爱尔文先生表示感谢。他除了为帮助我实现写这本书的既定目的而特别地提出了宝贵意见外，还热心替我选用了插图以及经办印刷事宜。爱尔文先生和巴色姆教授主动地为这书找到了英国的出版商，我应当感谢他们。苏尼尔·贾纳先生慨允作者使用他有关印度部族和农村生活的一些宝贵照片。马尔格莱特·哈尔女士认真仔细地为我校订了书中的地图和插图。还有赛蒙·图腊耶沃先生替我在苏联搜集和复制了有关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插图资料，在此特向他们一并致谢。

如果说这本书尚可以称为有某些创见的话，那同作者所独立做过的某些实地调研有关。对于那些相信和以无限热情支持我这种研究方法的所有朋友和学生们，我的感激之情是不能用短短数行文字所能表达的。

D. D. 高善必

1964 年 7 月 31 日

第一章　历史的剖视

第一节　　印度的风貌

凡是不带偏见的观察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以敏锐的洞察力来考察印度的时候，就会发现印度具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它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这种千差万别无穷无尽，而且常常是不调和的，真是令人惊叹。无论是在语言、服装、体形、风俗习惯、生活水平、食物、气候方面，还是在地理特征等各方面，都无不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比较富裕的印度人不是一身欧洲人打扮，就是穿着带有穆斯林色彩的服装，要么就是穿着各种各样色彩艳丽的印度民族式衣衫。处于社会低层的印度人则穿得破破烂烂，几乎是赤身裸体，只是围着一条缠腰布。印度没有全国统一的语言和字母；在一张面值 10 卢比的钞票上同时印着 12 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印度没有一个纯粹的印度人种。白皮肤、蓝眼睛的人和黑皮肤、黑眼睛的人一样，都毫无疑问地是印度人。我们发现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人，介乎两者之间，虽然他们的头发一般都是黑的。印度人也没有什么典型的饮食，不过他们比欧洲人更加喜欢吃大米、蔬菜和调味品。北印度人觉得南印度的食物难以下咽，而南印度人也不爱吃北印度的食物。有些人不吃鱼、肉和蛋类；很多人宁愿饿死也不肯吃牛肉，而另外一些人却没有这些禁忌。所有这些饮食习惯的形成并不是由于食物味道的好坏，而是由于宗教原因。这个国家在气候方面千差万别：喜马拉雅山终年白雪皑皑，克什米尔却有着北欧的天气；拉贾斯坦有灼热的

沙漠，而整个印度半岛却绵亘着玄武岩和花岗岩构成的群山；半岛南端有热带的酷热，在西部沿海地区的红壤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2000 英里长的海岸线，流经广阔富饶的冲积平原的巨大恒河水系，其它一些情况不太复杂的大河，再加上一些大湖以及库奇、奥里萨等地的沼泽，使得印度次大陆的画面更加完美了。

即使在同一个邦，甚至同一个县（区）或同一个城市里的印度人，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相当大的，就像全国各地的自然环境有明显差别一样。近代印度诞生了泰戈尔这个世界文坛上杰出的人物，但是在泰戈尔晚年居住地附近的桑塔尔族人和其他未受过教育的原始部落民至今还不知道有过泰戈尔这个伟大人物。他们当中有的部落民迄今几乎还没有越出靠渔猎和采食野果为生的阶段。现代化城市的高大建筑物，例如银行、政府机关、工厂或研究机构的设计者也许是某一位欧洲建筑师或其印度门徒，但那些实际动手建造它的可怜的工人却普遍使用着极其简陋的工具。他们的劳动报酬也许会一次付给工头，而工头可能就是他们那一小帮人的头头和所属宗族的族长。当然，工人们几乎无法知道那些花钱盖房子的人所干的工作究竟是什么。财政制度、官僚机构、工厂中复杂的机器生产以及科学思想，这一切对于那些住在耕种过度的土地上或在丛林中艰难度日的人们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他们大都是被饥饿所迫而走出丛林，成了城市中从事苦役性劳动的最廉价的劳动力。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种明显的差异，但仍然还有一种与它同时存在的统一性。从社会上层来说，印度的统治阶级就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个统治阶级就是印度资产阶级。尽管由于语言和地区历史等情况而使这个阶级四分五裂，但利益上的一致使它形成了两个部分：真正的工业资本家掌握着财政金融和机械化工业生产的大权，而其产品分配权则主要为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即商店老

板所左右。粮食的生产绝大部分以小块土地为基础。由于必须付现钱来交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这就迫使农民成了小资产阶级中难以驾驭的和相当落后的一翼。通常剩余的粮食也落入了中间商和高利贷者手中，但这些人一般都不会发展成大资产阶级。最富裕的农民和高利贷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显的。印度的经济作物有茶叶、咖啡、棉花、烟草、黄麻、腰果、花生、甘蔗和椰子等以及供应国际市场或工业生产用的其它作物。有时现代农场主在大片的土地上用机械经营这些作物；而其价格却由强大的并且往往是外国的金融资本来决定，从中榨取高额利润。在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消费品，尤其是家用器具和纺织品，至今仍靠手工生产，并且能在同机械化生产的竞争中得以生存下来。印度的政治舞台现在完全由资产阶级的这两大部分人控制着，再加上一个自由职业者（如律师等等）和文职人员阶层，他们则与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器相联系。

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历史原因，印度政府也是一个最大的企业经营者。它作为一个大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等于印度所有私营资本家资产的总和,虽然它只是在几个特定部门投资。铁路、航空、邮电、某些银行、人寿保险、国防工业,这些完全操在国家手里。在某种程度上说，电力和煤炭生产也是如此。油井属于国家所有。大炼油厂现在仍然控制在外国公司手里，虽然国营炼油厂很快就要全面投产。钢铁工业大都为私人所有，但国家也已开始了大规模地发展钢铁生产。另一方面，国家并不插手粮食生产。每当缺粮情况（往往是粮商或中间人人为造成的）可能会使廉价的劳工离开城市时，国家就通过在重要的工业中心实行配给的办法来动用进口粮食，这样就使大小资产阶级都感到满意，而不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解决和稳定粮食供应情况的明显办法是由政府征收粮食实物税，同时把粮食储备和有效分配粮食的工作掌握在政府手中。尽管有人经常提出过建议，而且在古代印度就曾实行过这种办法，但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这方面却一直毫无作为。船运进口的粮食既不使用效率高的机械来卸货，也不使用现代化的升降机械进仓，甚至都不用机器进行净化处理。消费品的生产是由私人经营的，在这一方面政府干预也是必要的,理由有二 其一,如果政府不加干预,那么资本家贪得无厌的心理和无法控制的生产就会使经济遭到破坏，特别是因为有很多原料和几乎全部的机器都得动用拮据的外汇从国外进口；其二，印度资产阶级在上台时就已完全认识到有关经济困难，有控制的进行生产和黑市盛行这些情况，这是他们从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匮乏中懂得的。事实上,这两次战争及其所造成的匮乏却促进了资本积累和促使英国人最后把权力移交给印度人。例如，现在国家不得不负责对抗生素和药品生产实行大规模的垄断，因为在这些方面私人企业表现得十分贪婪并且以一种十分残忍的方式来蔑视人类的利益。从政府发挥调节的职能和为今后的发展制订计划看来，它好像是站在所有各阶级之上的。印度行政当局和从英国统治继承下来的上层官僚机构，总是认为它们自己超然于印度的一切之上的。当然，归根到底政府总是由一个阶级的成员组成的，因此，政府管什么和如何管，这取决于什么人控制着政府。近来印度同中国发生了一些边境事件，这使得印度中央当局握有了异常的独断专行的权力，使它可以很快地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或其它任何目标。如果印度发现自己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挖苦说，我们走的方向不对。然而就是那些最爱吹毛求疵的批评者也应当承认，自独立以来印度还是取得了进步，当然，应该取得和能够取得的更大进步虽然没有取得。在英国统治的后期发生在孟加拉和奥里萨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造成的饥荒，使数百万人丧生，这类事情，看来现在不会出现了，就像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所发生的任何其它可怕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一样。

第二节　现代统治阶级

印度城市资产阶级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带有外国人的烙印。印度独立已经十四年了,但迄今为止,在政府、大工商企业和高等教育等机关中英语仍然是官方语言。没有人作出任何重大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只是在无能的委员会上通过一些善良的决议而已。知识分子不仅在服饰方面，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醉心于模仿英国的最新时尚。印度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即使是用印度各种民族语言写成的，实际上仍不过是根据外国模式或在外国思想的激励下而进行的再创作。印度戏剧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可是，今日之印度舞台和绝大部分的印度电影都是模仿别国的戏剧和电影。然而印度诗歌却好些，变化不大，虽然在题材选择和自由体诗歌方面仍能明显地看到某种外国的影响。

对于欧洲大陆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印度知识界却普遍忽视了，他们只是通过胡乱选择的英文书籍来掌握第三手材料。事实上整个印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个国家在封建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以前所积累的大量财富并没有直接转变为现代资本，其中很大一部分财富都被英国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掠夺走了。这一部分财富到了英国手里，才给英国带来了伟大的产业革命，而且只有这时，这些财富才同机器生产联系起来，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资本。这种变化更加重了英国对印度的剥削，因为他们在印度建立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越来越庞大了，这些钱财大都以年金、红利和利息等等形式流入英国。此外，印度的原料却以征服者所定的价格出售。他们让印度人广泛种植蓼蓝靛、黄麻、茶叶、烟草和棉花,从而改变了整个这一地区的经济。但经济控制权仍操在外国人手中，特别是加工工业

都建在英国，然后将一部分制成品以十分有利的价格在广大的印度市场上出售，而利润都装入了伦敦金融资本家和伯明翰、曼彻斯特工业资本家们的腰包。这样，在印度的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这些新兴城市里，金融业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降到了次要地位。到了 19世纪后半叶，人们发现，可以把廉价的印度劳动力加以训练来操纵机器。正是由于这种发现以及为了弥补镇压 1857 年起义时所耗费的钱财而对英国布匹实行征税的结果，在孟买才出现了许多纺织厂，在加尔各答出现了黄麻厂。此外，在铁路方面也需要懂行的技术人员。在这之前，人们还发现，训练印度职员从事政府和会计部门的工作，要比从外国招聘职员肯定便宜得多，于是，在印度就出现了第一批大学和学院。印度人不仅学东西很快，而且工作认真，卓有成效，他们得的薪水只及外国人薪水的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当然，所有较高的职务仍由统治阶级即英国征服者所担任。印度中间商终于看到，他们可以兴办自己的工厂了，在这一方面，在孟买的波斯人动手最早。其中很多人由于同东印度公司的合作而发了大财，尤其是在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贸易中，获利甚多。从 1880 年开始，印度新型的民族主义者和受到埃德蒙·伯克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激励的印度政治家同印度大金融资本家和大工厂主一样变得日益重要。

虽然这个资产阶级是以充当外国人的买办开始的，但它却是在已经存在阶级区分的古代印度社会中，从几个阶级中形成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现代印度资本实际上是由原来的封建主和高利贷者积累的钱财转变来的。近代甚至一些印度封建王公也不得不把他们积累的财物换成股票债券,不然,就会沦为贫困。那些封建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特别是他们的妇女，从来也没有抛弃过虚伪的宗教迷信的外衣。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则来自于并不属于这两者的其它阶层，他们感到在争取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迫切需

要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这就导致了新兴知识界去研究本国的过去，有时甚至去编造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光荣的过去。（日本也是一个近年实现了现代化的东方国家，但是在他们那里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类问题。日本的民族传统向来很强烈，而且有着很好的记载。日本的向工业化转变是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在没有外国垄断的条件下实现的。但是日本知识界在明治时期就开始积极学习和模仿西方文化。这说明，文化方面的这种变化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军事占领或者追求时髦的吸引力都不能解释此种现象。）印度资产阶级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把强大的英国统治者赶出了印度。如果印度广大人民不接受这个资产阶级的先进一翼的领导，是不可能赶走英国人的。从印度方面来说，当时这场斗争并不是武装斗争。领导印度解放运动的圣雄甘地所采用的斗争方法及其思想也像很多先驱者如狄拉克等人一样，似乎是非常印度式的，尽管甘地和托尔斯泰之间以及他和西尔维奥·佩利柯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根据本世纪初以来印度所存在的具体条件，不采取那样的方法，运动的领导者是否会取得那样卓越的成效，是很值得怀疑的。因此，在这场斗争中，以及在这场斗争刚刚结束之后不久，西方文化对印度中产阶级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这一事实是有着某些特殊意义和根深蒂固的原因的。文化变革的基础必须从表面现象之外去寻找，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表面现象往往被当作实质。

新兴的印度资产阶级与日本的资产阶级相比，在技术上是落后的,更不用说和德国、英国相比了。没有任何一项新的机械设备，也没有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应归功于印度。现代工业生产的机器、金融制度、甚至连政治理论在内，都是完全从英国输入的。由于社会上存在着很多失去了土地的贫困的工人，因此新兴的印度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比工业无产阶级快得多。只是在印度获得独立之后，

才出现了工业化的实际问题。在过去十五年中，印度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英国整个统治时期中所取得的成绩都大。以后的情况就得看将来的发展了。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较为遥远的过去吧，印度资产阶级与那个时期毫无关系，虽然有时它对他们的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从来也没有妨碍他们想不通过艰苦的劳动或者掌握技术而谋取暴利的想法。

第三节　历史学家面临的困难

前面所谈到的内容可能会使那种理论变得可信，这种理论认为，印度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印度的文化和文明不过是外国穆斯林或英国的副产品。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唯一值得写的印度历史就只有是征服者本身或者由他们所写的历史。外国人留下来的那些教科书自然加强了这种印象。但是，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被印度巨大的财富和神奇的名字吸引到东方时，英国和法国几乎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人们为了寻找通向印度的新的贸易通道而发现了美洲,只要看看给美洲的土著人所起的名字“印第安”人,就会使人想起这一点。阿拉伯人曾在文化上在全世界中处于最进步和最活跃的地位，而他们当时从印度人那里吸收了不少有关医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亚洲文化和文明的两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和印度。棉织品和糖是印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作的特殊贡献。正像造纸、茶叶、瓷器和丝绸是中国的主要贡献一样。甚至有些词，如“卡利格”(印花布)、“索茨”(印花棉布)、“丹加利”(粗蓝布)、“彼加玛斯”(睡衣裤)、“塞西”(腰带)和“金加姆”(方格花布)等等词汇，都是来源于印度。

仅仅是印度对人类文化所作贡献的这种多样性，还不足以说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征。非洲或者是中国的云南省也具有这种多

样性。但是埃及的伟大非洲文化却没有我们在过去三千年左右的印度文化中所发现的那种连续性。当我们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追根溯源时，发现它们都没超出阿拉伯文化的范围。同样迄今也不存在云南文明这样的东西。中国的发展，无异于汉族从早就存在的、稳定的帝王统治体制征服其它各族而取得压倒优势的地位的过程。中国的许多其它民族并没有能够作出自己的相应的贡献。在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被西班牙征服之后，很快就消失了。墨西哥、秘鲁以及拉丁美洲的文化总的来说是欧洲的文化，而不是当地人的文化。罗马人通过直接征服地中海沿岸盆地而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种连续性主要在那些天主教堂继承拉丁语和拉丁文化的地方保留了下来。相比之下，在印度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它的宗教哲学就在中国和日本受到了欢迎。虽然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印度人到过这两个国家,并与之做生意。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锡兰的文化肯定也深受印度的影响，虽然印度当时并没有占领它们。

印度文化在本国所具有的连续性，也许是它最重要的特征。至于印度文化对其它国家有多大影响，那不是本书所研究的范围。我们这本书的任务，是追溯印度文化的起源及其主要发展特征。

我们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看来是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印度实际上没有历史记载值得提及。在中国则有帝王的编年史、各县县志、古代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等人的著作，墓碑以及卜骨等等，能有把握地把中国历史追溯到大约是公元前 1400 年。在罗马和希腊，虽然没有中国那么多古代文物，但却有一些很好的历史性的文学作品。甚至人们还可以读到埃及的、巴比伦的、亚述的和苏美尔的历史记载。在印度却只有一些模糊的民间传说，却很少有超出神话和传说的文字记载。我们无法编写一张所有历代帝国的名单，有时连所有的王朝都记载不全。所留下来的仅有的一些材料，又是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样模糊不清，以致连穆斯林时代以前的任何印度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都无从确定。很难肯定地说出，一个伟大的帝王到底统治过多少领土，这也是很难说清的。除了克什米尔和坎贝外，其它地方的历代王朝根本就不曾有过编年史。印度文学中的某些伟大作品也是这样，这些著作虽然流传下来了，但作者的生卒年月却几乎无人知道。幸运的是，总算还可以大体上确定这些作品写在哪个世纪。人们常常只是说确有过这样一位作家，但有时又对此发生怀疑。不少据信为某一作家所写的作品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写的。

这就导致聪明的学者们说，印度没有历史。可以肯定，印度没有一部古代史能像罗马或希腊的历史那样记载得详尽准确。不过，到底什么是历史呢？如果历史仅仅意味着一连串妄自尊大的杰出人物的名字和令人难忘的征战，那么印度历史就难以编撰了。然而如果重要的是知道某个时期的人们是不是使用犁，而要比知道他们的国王叫什么名字更加重要的话，那么印度就有历史了。我写这部著作，将要根据如下的定义：历史就是按照年代顺序描述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历史可以写得不同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堆砌。那么文化也应当按照人种史学家的观点来理解，即描述整个人民基本的生活方式。现在让我们更认真地来研究一下这些定义吧。

有些人按照宗教、哲学、法律制度、文学、艺术、音乐等等方面的意义，把文化看成纯粹属于知识和精神价值的东西。有时候还把文化扩大到包括改进统治阶级的态度。按这种学者的说法，历史是以这样的‘ 文化 ’为基础的,而且只应与这样的文化发生关系,它与任何其它的东西都不相干。当然，把这样的文化看成是历史的主要动力，那是会有很多困难的。在中亚地区，汇合了三种最伟大的文化，即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文化；还有两大宗教即佛教和基督教相补充。在贵霜帝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正处于世界贸易中心，具有

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考古学家们至今仍在中亚挖掘漂亮的历史遗迹。但是当时文化相当发达的中亚地区最初对人类文化和历史所作的贡献一直是很小的。从“文化”不那么发达的地区来的阿拉伯人却做了很多事情来保存、发展和推广希腊和印度在科学方面的伟大发现。曾参加过这些活动的一些中亚人士如阿尔·彼如尼是作为伊斯兰文化的成员而不是作为中亚的成员来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没有教养的”蒙古人曾把中亚全盛时期的文化摧毁得无法恢复。但他们却没有给中国文化造成这样的影响，反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了。

当然，人不能只靠面包为生，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培养一种人，他不吃面包或至少某种形式的食物也能活着。严格说来，不发酵的面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发明，这在制作和保存食物方面是一大进步。“请给我们每天必吃的面包吧”，这句话至今仍然是基督教徒每天祈祷的内容之一，虽然基督教神学把精神世界置于一切物质考虑之上。任何一种文化的基础都在于除了能满足实际粮食生产者的需要之外还能够提供过剩的粮食。为了建筑美索不达米亚的宝塔式庙宇、修建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或者现代的摩天大楼，当时肯定有相当多的剩余粮食。增加粮食的生产取决于技术和工具——用一个合适的，虽然是被严重滥用的专门术语来说就是“生产手段”。把多余的产品——不仅是粮食，而且还有其它产品——转到最终使用者手里的办法取决于——反过来也决定——社会的形式，即“生产关系”。原始社会的靠渔猎和采食野果为生的人，剩余的食物是很少的。它常常由那一群人中的妇女进行分配。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分配的任务就由族长、部落酋长和氏族头人来承担，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当剩余物多了并且很集中时，就由大祠庙或法老通过教会或贵族来决定它的收集和分配。在奴隶制社会里生产和交换掌握在奴隶主手中，但是这一

阶级可能是从前行使新职能的祭司、贵族或族长发展而来的。在封建制度下，控制农奴的封建贵族是主要的代理人。与他们相对应的人即商人和金融家，必须同工匠行会打交道。商人阶层可能通过经营制造业使自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的劳动也变成了商品，而其人身是自由的。所有这些，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是不同的。英国有一整套等级制度，即封建贵族勋爵和爵士，虽然并不存在农奴作为主要生产者。尽管如此，英国社会是十足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资产阶级最早和最重要的发展。爱德华七世也许是坐在爱德华教堂的爱德华坚信者的木椅上加冕的，但是在这两位国王统治下的英格兰却发生了无法辨认的变化。两个发展最晚的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也就是日本和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完全忠于帝王的幌子下废除了封建主义的同时，却又加强了某种封建形式。

我们的观点还必须同机械宿命论相区别，尤其在研究印度问题的时候，因为机械宿命论非常重视形式，而忽视其内容。经济决定论是行不通的。有人认为，一定数量的财富，将会导致一定形式的发展，这不一定如此，甚至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社会形态所经历的整个历史进程，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美洲的金银曾使那里的印第安人处于野蛮状态，到了西班牙人手里就加强了封建和宗教的反动性。杜累克①和其他英国舰长也掠夺了一些同样的财富，这对使英国从封建时代进入商业和资本主义时代帮了大忙。在每个阶段，残存的旧形式和上层阶级的思想体系，总是要对每个社会运动施展极大的力量——不管是靠传统，还是反对传统——来进行反抗。语言本身也是在思想交流中产生的，新东西、新思想以及相应的新词汇都是同时出现的。生产工具有了重大发展，马上就会

① 杜累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译者

导致人口大量增加，必然意味着引起生产关系的紧张。一个头领独自一人可以管一百人的事，但若让他管十万人而又没有别人帮忙，那是干不了的。因此，这就意味着成立贵族委员会或长老会。一个只有两个原始村落的地区是不需要政府的；如果一个地区有二万个大村庄,那就需要有一个政府,并使它得到支持。因此,我们经历了一个特别曲折的过程，尤其在印度更是这样。生产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自身会表现出某种正式的变化。当生产是原始状态时，这种变化往往表现在宗教上。新的形式如果确实增加了生产，那它就受到欢迎，并被巩固下来。但这也必然会导致人口的大量增加。如果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生产的发展，那最终就会引起冲突。有时候旧的形式会被以改变为幌子的一场革命所打破。有时候维护旧制度的那个阶级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发展就会出现停滞、倒退或衰落。印度社会的早熟和后来反对外国入侵时它所处的孤立无援的地位就证明了这种总的情况。

第四节　研究印度农村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必要性

在文献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怎样来编写一部印度历史，像罗马那样的已经消失了的文明史，现代又是怎样编写出来的呢？现在虽存有一些文献资料，但许多字对现代人来说已经难以理解了。只有通过对残存的古代文物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后才可以知道其中的含义。某些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只能从钱币、雕像、墓碑、纪念碑以及碑文中得到证明，这种证明又加重了文献记录的份量。考古学家挖掘了不少埋在地下的文物古迹。书面文献只有用考古学的方法得到证实,才是可靠的。最后,虽然某些关键的词义完全变了，但是考古学能帮助我们从这些文献中知道在一个早已消逝了的时

代中人们实际上是如何生活的。通过发掘旧时的遗物和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土著进行科学研究，也有可能把在文字记载以前的文化重新展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史前时期。

所有这些方法在印度仍然可以用，虽然这些还显得不够。印度的考古学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决或提出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国家有个很大的便利条件，迄今尚未被历史学家们所利用，即许多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所留下来的残余可使我们把过去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重新联系起来。要研究这些社会阶段，人们必须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教育、近代政治的发展，电影、广播和由城市生产居主导地位的商业等的影响，有时要加以排除。许多变化是由新的长途的快速运输的形式即 19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铁路和 1925 年以来开始的汽车运输所引起的。要看到这些影响并不困难，特别是在这辽阔国土的遥远农村地区。各地区有不同的细小差别，有些地区的发展越过一个或两个阶段，有时候发展的顺序颠倒了，然而，就那些真正重要的基本发展线索来说，大体轮廓总是相同的。

印度今天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它至今仍采用原始技术，经过两千多年的耕作，目前，大多数土地的耕种和放牧都是超负荷的。由于耕作方法落后以及土地占有分散狭小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每英亩的产量大都很低。从空中看，这个国家的土地主要特点是缺乏交通运输。在印度看不到像西欧或美国那样密布的公路和铁路网，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大部分产品是在本地自产自销的。正是由于生产的这种落后性，低效率和地方性，使得如此众多的原始部落群残留下来，虽然它们已处于绝迹的边缘。整个农村经济受季雨的影响，它给印度各地带来 20—200 英寸的年降雨量。年降雨量低于这个数字，就意味着是灾区，或需要灌溉。降雨主要集中在 6—9 月的 4 个月里。但北方的雨季比南

方来得晚。这些差别给各地区带来不同影响。尽管降雨量很大，但从空中看这个国家的大多地区与荷兰或英国的绿色原野相比显得像沙漠一样荒凉，绿草消失了；湍急的水流冲刷着土地的表层。在上世纪末，滥伐森林引起了新的问题。就我们所关心的古代，人们必须认识到，季雨带来的问题在印度各地是各不相同的。在下旁遮普、信德和拉贾斯坦大部分地区，好像沙漠或半沙漠占有优势；但这里的土壤是冲积土，并且是如此肥沃，以致于稍加灌溉或有少量雨水就能丰收。恒河流域的土壤是冲积土，极其肥沃，但这里的雨量很大(上旁遮普的情况较轻）。因此，这一地区，特别是北方邦的东部、比哈尔和孟加拉，在古代曾经有过茂密的森林和很多沼泽地。西海岸和阿萨姆山区，尽管砍伐严重，至今仍森林茂密。在平坦的沿海地区,森林已经伐光,庄稼一年三熟 但是,这里稠密的人口仅 靠本地区的出产不能过活；他们的经济主要靠椰子之类的经济作物。矿藏资源主要在中印度的森林地区和南印度半岛某些荒无人烟的地区，目前得到相当程度的合理开发。今天，这里的部落人仍是人种学者研究的对象(例如,皮尔人、尼勒根利的道达人、桑塔尔人和邬朗沃人等),半岛(德干)高原从来也没有被稠密的森林覆盖过,到处光秃秃的,至今仍然如此 西部是玄武岩地区,再往东南是花岗岩地区。这里的土质一般，不大肥沃，但某些地区的黑土却适合于一些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棉花。对这种黑土必须进行深耕才能进行正常的种植。古吉拉特有自己的独特黄土。这种差别反映在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中，它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这种不同的地形和普遍温暖的气候造成了农民之间的极大差别(也与不同地区的历史有关)。印度社会的主要特点,在农村中看得最为明显，就是种姓制度。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分成许多集团，他们紧挨着，但是，看来他们往往过着互不交往的生活。不同种姓的人由于宗教原因而不能相互通婚，尽管在这方面法律是完全允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